

## 百年悠悠情思

——从《黝黑的少年徘徊在林荫道上》  
看阿赫玛托娃的普希金情结和诗歌语言特色

武晓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100191)

**提 要：**安娜·阿赫玛托娃是19世纪末—20世纪俄罗斯著名女诗人，享有“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的美称。她从少女时代起就对“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充满了无限的敬仰和爱戴。正是秉承了普希金的诗歌传统，她的诗具有了异样的光芒，成为连接19世纪古典诗歌与20世纪现代诗歌的桥梁，她本人也因此被称为“诗歌语言的光辉大师”。《黝黑的少年徘徊在林荫道上》这首诗集中体现了她的普希金情结，也展示出她细腻、简洁、和谐、典雅的语言风格。

**关键字：**普希金情结；阿克梅派；语言风格

**中图分类号：**I512.072

**文献标识码：**A

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是19世纪末—20世纪俄罗斯著名女诗人，享有“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的美称。阿赫玛托娃的诗善于捕捉情感的震颤、灵魂的律动和心流的涟漪，而且善用极富质感的细节意象，表现得细腻、简洁、和谐、典雅，充分体现了阿克梅派的美学追求。因此，阿赫玛托娃的诗被称为是把19世纪的古典诗歌和20世纪的现代诗歌连接在一起的桥梁，她本人也被称为“诗歌语言的光辉大师”、20世纪俄罗斯的伟大诗人之一。《黝黑的少年徘徊在林荫道上》这首诗就充分显示出诗人的独特艺术风格。诗人通过近在身边的景物，沉入柔肠百转的遐想，短短8行诗，却流溢出绵绵不绝的情思，写得细腻委婉，耐人寻味，具有历久不衰的艺术感染力。诚如诗人古米廖夫所说：阿赫玛托娃的诗“说得那么简洁，表达得却如此丰富”。(Кулибина 1999: 59)

Смуглый отрок бродил по аллеям,  
У озерных грустил берегов,  
И столетие мы лелеем  
Еле слышный шелест шагов.

黝黑的少年徘徊在林荫道上，  
踟蹰于寂静幽深的湖畔，  
百年来我们一直珍视着  
那依稀入耳的窸窣脚步声。

Иглы сосен густо и колко  
Устилают низкие пни...  
Здесь лежала его треуголка  
И растрепанный том Парни.

松针浓浓密密地  
覆盖着低矮的树桩……  
这里曾放过他的三角帽  
还有读破的帕尔尼诗集。

1911 (Ахматова 2000 : 77)

(笔者译)

《黝黑的少年徘徊在林荫道上》这首诗最早出现在阿赫玛托娃的第一本诗集《黄昏》（1912）中，是组诗《在皇村》中的一首诗，写于1911年。当时阿赫玛托娃年仅22岁，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由于从出生11个月到16岁她一直居住在圣彼得堡的皇村，所以对皇村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和记忆。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曾唤起她对普希金的崇拜和怀念。跨越百年的时间长河，阿赫玛托娃将自己与普希金的关系拉近：两人都在皇村中学上过学，都在皇村展露出自己的诗歌才华，皇村都是两位诗人难以忘怀的吟咏对象。她与普希金相近的不仅是古典式的澄明，而且还有意义与词汇间的和谐统一，心灵运动之美与诗歌形式之美的和谐统一。普希金的形象伴随着阿赫玛托娃的整个创作生涯。为了寻找众多问题的答案，阿赫玛托娃一生都求助于普希金，好像拿他来衡量自己的诗歌。普希金对她来说是崇高的精神支柱和诗歌权威。对普希金的热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阿赫玛托娃的现实主义发展道路。当周围轰轰烈烈地追逐各种现代主义潮流时，她的诗歌有时甚至显得十分古旧。正是秉承了普希金的“衣钵”——简洁、朴实、真切，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语言才变得明晰准确，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和感情力量，并为广大读者所亲近和理解。

研究阿赫玛托娃的创作，一定要谈到她的《黝黑的少年徘徊在林荫道上》这首诗，因为阿赫玛托娃正是从这首诗开始谈论普希金传统和诗歌词汇文化，以及普希金的缪斯，用她的话说，现在也是她的缪斯，如1915年的一首诗《缪斯沿着山道离开了》（«Муза ушла по дороге»）：“И были смуглые ноги // Обрызганы крупной росой.”（Ахматова 2000: 225）。在这首诗之前她还写过两首诗：《在林荫道上赶着一群小马……》（«По аллее проводят лошадок...»）和《……那里有我的大理石同貌人……》（«...А там мой мраморный двойник...»）（Ахматова 2000: 55, 59）。这三首同一主题的诗歌彼此密切相关，都是在皇村度过的童年的情感回应。因为普希金的名字是皇村中学、皇村公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许，正是这一点说明，《黝黑的少年徘徊在林荫道上》描述的是皇村。短短8行诗，却给读者带来了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的美感和享受，体现出阿赫玛托娃在选词用典上的别具匠心。诚如Н.巴尼科夫所言，阿赫玛托娃的“每一个词都精挑细选、惜墨如金，每一节诗描绘的事物都栩栩如生，令读者思绪万千。经常用三、四个四行诗节好像就能勾勒出叙述的脉络或某个故事情节；透过每个细节读者不仅能捕捉到女主人公此刻的心灵状态，也能猜测到这种状态之前发生的事情和它预先注定的结局是什么”。（Банников 1977: 11）而这一点使阿赫玛托娃无愧于普希金的“门徒”。

本文选用的诗歌并不是阿赫玛托娃1911年最初创作的，而是几经修改的版本。从第二本诗集《念珠》（1914）开始阿赫玛托娃就把“елей”（柏树）一词改为“сосен”（松树），把“разорванный”（撕破的）改为“растрёпанный”（读破的）。毫无疑问，这种修改不是偶然的，因为几乎每个词除了其直接语义外，还有其转义——诗歌和哲学意义。更晚些时候（1958）阿赫玛托娃又把形容词“глухих”（幽静的）改为动词“грустил”（忧郁，踟蹰），这也是有理由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Л.К.丘克夫斯卡娅的札记中读到，她在《关于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札记》中援引阿赫玛托娃本人的话：“«Смуглый отрок бродил по аллеям // У озёрных глухих берегов». 多不雅！多粗俗！……在1958年的诗集中改为«У озёрных грустил берегов»。但是1961年的诗集是最后的定稿。应选择最佳的方案，而不是最后的方案”。（Чуковская 1997: 166）本文选取的正是最佳的方案（也是最后的方案），因为诗人的选择对我们来说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也许，这正是阿赫玛托娃的诗学特点所在，也就是说不是“凄凉的忧伤”，而是“少年的忧愁”、“诗人的忧愁”。修改之后的诗歌获得了更为深刻的意蕴。所以，阿赫玛托娃的挚友阿·耐曼在《哀泣的缪斯——安娜·阿赫玛托娃纪事》一书中耐人寻味指出，她诗里的每一个词都是“用心灵浇灌出来的”。（耐曼 2002: 21）

下面我们就对诗歌进行具体分析。

诗中并没有提及普希金的名字，但开篇的“смуглый”（黝黑的）一词却暗示出主人公

的外貌特点。众所周知，普希金母亲的先祖Абрама Петровича Ганнибала是埃塞俄比亚大公的儿子，彼得大帝的近臣，普希金本人也遗传了比较明显的黑人特征：肤色黝黑，颧骨高大，嘴唇厚实，头发黝黑卷曲。早在普希金幼年时，就有谙熟他家谱系的人称呼他为“арапчик”（小黑人）。（Кулибина 1999：26）因此，在俄罗斯文学中经常用这一表达方式指代普希金。诗人阿赫玛托娃正是通过这一典型特点具体形象地将主人公呈现在我们的视线中。而其后的“отрок”（10—15岁的少年）一词进一步点明主人公的年龄特征：12岁的少年（1799—1811）。“отрок”是一个具有崇高语色彩或宗教色彩的旧词，其现代同义词是“подросток”，诗人选用它可谓用意深刻，它不仅创造出一种具有特殊时代色彩的文本，还表达出诗人对主人公的深深敬意，同时也揭示出主人公的性格特点——不同寻常的少年。为了证明这一点，诗人紧接着使用了动词“бродил”（徘徊），而不是与之近义的动词“ходил”（漫步）、“гулял”（散步）。“бродил”通常指诗人、作家等成年人欣赏大自然、思考问题、沉默不语、构思作品时的运动状态，而一个12岁的少年远离人群，在偏僻的湖畔林荫道上徘徊踟蹰，这显然不是天真烂漫的少年应有的特点。可见，普希金是个非凡的天才少年。从第一行诗的几个词，我们就看到诗人在用词上的精确性和逻辑性。

阿赫玛托娃对普希金的天才描述并不是凭空渲染的，而是有充足的依据。她不仅对普希金情有独钟，而且还是普希金的研究专家，普希金的诗歌早已深深融入她的生命和创作之中。在这首诗中，“бродил по аллеям / у озерных глухих берегов”（徘徊在林荫道上，踟蹰于寂静幽深的湖畔）两句就直接借用了普希金的诗歌词汇。1830年普希金在诗歌《我记得学校的最初生活》（В начале жизни школу помню я）中这样写道：“Средь отроков я молча целый день, / Бродил угрюмый — всё кумиры сада, // На душу мне свою бросали тень...”（在少年中我整天沉默不语，/忧郁地徘徊着——公园里的雕像就是一切，/在我的心里抛下影子……）。可见，阿赫玛托娃正是借用普希金自己的词汇“отрок, бродил”，真实地描绘出普希金少年时代的性格特点。

第二行诗在最早的版本中是“У озерных глухих берегов”，“глухих”本意是“耳聋的”，转义是“僻静的”，诗人之所以选用它是因为它比“тихий”（寂静的）一词更能使人对湖边的静谧程度产生联想，同时也更能表现主人公的孤独和抑郁之情。如果“глухих”一词只是对湖边景色的描绘，还不足以表达主人公的忧郁，那么，1958年的最后版本“У озерных грустил берегов”（Ахматова 2000：77）中的“грустил”（忧郁、踟蹰）却是对主人公的直接描述，它不禁使人想起陆游的名句“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12岁的贵族少年普希金，衣食无忧，逐渐进入叛逆期，由于受到西方进步思想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他早早便踌躇满志，开始思考人生和社会。

第三行诗中的“столетие”（世纪、百年）点明了普希金在皇村学习的年代。阿赫玛托娃创作此诗的年代是1911年，倒推100年，是1811年，那正是皇村中学建校的年代，而普希金是首批进入皇村中学的学生，那一年他才12岁（1799—1811）。从1811到1817年，普希金在皇村中学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这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里他接触到西方民主思想，经历了拿破仑战争，展露出诗歌才华。这一时期给普希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并成为他日后诗歌创作的不竭源泉。100年过去了，和俄罗斯人一样，女诗人对普希金的爱与日俱增，百年不衰，“лелеем”（珍爱）这一崇高诗歌用语，用复数第一人称，表达出女诗人和俄罗斯人民对普希金的深深热爱之情。而“那依稀入耳的窸窣脚步声”，不仅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普希金的漫步身姿，也令人想到落叶的季节——金秋10月，而那正是皇村中学建校的日子——1811年10月19日。

皇村的秋天是什么样子呢？诗人在第二节诗的前两行中形象地为我们描绘出来：松树的针叶浓浓密密地/覆盖着低矮的树桩……。一个长长的省略号，勾起人的无限遐思。秋天落叶缤纷，万物浸染，这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季节。漫步在其中，怎能不令人惆怅满怀？在长长

的椅子上，孤零零地放着一顶三角帽和一本破旧的帕尔尼诗集。这两件物品，进一步描绘出普希金的外貌和性格特点。19世纪初期，拿破仑军事力量强盛，崇尚法国成为俄国当时的时尚，不仅皇村中学的学生制服效仿拿破仑的军队制服，而且教育也实行的是法国式的军事化教育，学生7年不能回家，这对12岁的少年来说是何等苛刻。法国的文化更是俄国上流社会的时尚，普希金自幼受过良好的法语教育，他非常喜欢法国浪漫主义诗人Парни（帕尔尼），帕尔尼的这卷诗集可能就是因为普希金反复翻看才变得破破烂烂。这里，如果说这首诗是个谜语，那么首尾呼应，分别点出了普希金的生理特征、生活年代、社会身份和精神风貌。

诗人就像一位精通蒙太奇手法的艺术大师，仅通过几个动词的不同时态，就创造出古今交错的“闪回”效果。在第一节诗中，诗人首先用未完成体动词“бродить”的过去时“бродил”，将读者带到百年前的皇村湖畔林荫路上，那里有一个黝黑的少年在徘徊，之后又用未完成体动词“лежать”的现在时的“лежем”，把时间一下子拉到了现在，过去的一切似乎仍在眼前。俨然那少年踏在落叶上的脚步声至今依稀可闻。而后现在时的“устилают”，描绘此刻松林的风光，浓密的松针铺满了低矮的树桩，同时落叶也暗示了秋季的时间。但是阿赫玛托娃用现在时不是为了写此刻的风景而是为了强调：面前的情景可能在黝黑少年时代就已存在，所以女诗人话锋一转，用“лежал”引出，不禁令人想起皇村里的普希金雕塑：一只长长的椅子上，少年普希金扶手沉思。老树桩上可能放过他的帽子和读过的书，如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帕尔尼的作品。这4个动词，时间上先是过去时，然后是现在时，最后又回到过去时。而我们的思绪也被这4个动词，被女诗人牵引得古今交错，但诗歌的核心却一直是这个黝黑的少年。这4个动词主体，第一个是他自己的漫步，第二个是我们对他的喜爱之情，第三个是松针覆盖着放着黝黑少年的三角帽和诗集的老树桩，第四个是描绘他的帽子和书。这样即便我们不知道这黝黑的少年是谁，也能感觉到女诗人对这位不平凡少年的崇拜和喜爱。

诗人不仅通过动词的时态来表达时空的交错，还借助同音重复法，通过“р”和“л”这两个语音的不断重复，制造出一种出人意料的文字形象，突出了时空交错的神秘特点。在诗歌中，100年前的“过去”是通过“р”音的不断重复加以表现的：**Смуглый отрок бродил по аллеям, // У озерных грустил берегов, // Здесь лежала его треуголка // И растрепанный том Парни.** 而100年后的“现在”则通过“л”音加以表现的：**И столетие мы лежем // Еле слышный шелест шагов, // Иглы сосен густо и колко // Устилают низкие пни...** 这样，“过去”的“窸窣脚步声”似乎传到了“现在”。主人公的日常行为——少年徘徊、踟蹰，曾放着他的三角帽和帕尔尼诗集——突然具有了超时间的价值意义。

破译了这首诗歌语言和历史背景的秘密，再回头读这首诗，短短8行诗传递出的内容和情感就明确丰富起来：蓝色的湖面微澜起伏，湖岸上的林荫路两旁长满了茂密的松树，松针满地，松林中间或有几个老树桩，幽深僻静，人迹罕至。远远走来了一个黝黑的少年，凝神思索，头戴三角帽，手里拿着一本破旧的书，这是少年普希金，他踩在松针上的簌簌声依稀可闻。此时一位美丽的少女正寻着他的脚步声徜徉在林荫道上。她时而在林间徘徊，时而读着普希金的诗，表情时而惆怅，时而欣喜。看着眼前的松林，心思却飘流到了百年前。在阿赫玛托娃心里普希金没有死，与他有关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没有死。她坚信，自己和所有俄罗斯人一样百年来一直珍爱着普希金。

除了俄罗斯人，其他民族的人都很难理解俄罗斯人对普希金的这种喜爱。我们只能通过各种现象去了解这种喜爱，并接受俄罗斯人对普希金的狂热，包括阿赫玛托娃的这首诗。事实上，当女诗人的诗歌被禁止发表以后，她转向普希金研究，并取得不俗的成绩，这是源于阿赫玛托娃对普希金的崇拜。因为对于情感真挚丰沛的高贵诗人来说，只有心甘情愿才能忍受，无法违心做事。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首诗洋溢的是对普希金单纯的、有点天真的喜爱，是对普希金诗歌之美的共鸣，充满了一种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无忧无虑。我们体味到的是女诗

人性灵之美，诗句的文字之美，诗情的纯净之美。诗人以简洁的笔触，微妙的细节处理，塑造出一个具有浓重画面感和强烈雕塑感的形象。

#### 参考文献

- [1]Ахматова А. *От царскосельских лип. Поэзия и проза* [M]. Москва: Эксмо-пресс, 2000.  
[2]Банников Н. 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A] //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77.  
[3] Кулибина Н. В. *Читаем стихи русских поэтов* [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Златоуст, 1999.  
[4]Чуковская Л.К. *Записки об Анне Ахматовой*: В 3 т. Т. 3. [M]. Москва: Согласие, 1997.  
[5]耐曼. 哀泣的缪斯：安娜·阿赫玛托娃纪事（夏忠宪，唐逸红译）[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 The Eternal Love

——Analyzing Akhmatova's Pushkin Complex and Her Poetic Language Style from the Poem "A Swarthy Boy Wandered in the Boulevard"

WU Xiao-xi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Anna Akhmatova was a famous Russian poetess at the end of 19th and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with the title of the "Moon of Russian poetry". From her girlhood, she was full of boundless admiration and affection for Pushkin, "Sun of Russian Poetry". Her poems had a unique style which became the bridge connecting the classical poetry of the 19th-century and the modern poetry of the 20th century by following the Pushkin's poetic tradition. Therefore, she was described as a "brilliant master of poetic language". The poetry "A Swarthy Boy Wandered in the Boulevard" epitomized her Pushkin Complex and demonstrated her delicate, brief, harmonious, and elegant language style.

**Key words:** Pushkin complex; Acmeist; language style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YWF-10-06-024 ) 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武晓霞 ( 1967- )，女，山西大同人，文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俄语教学。

**收稿日期：**2012-08-13

**[责任编辑：刘 锟]**